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

古剗筆

復

勿元讀

廣德二年嚴鄭公復節度劍南表公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公遂歸成都居幕下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希曰唐志閬州有靈山又有玉臺觀宋曰兩相敵曰格鬪○此述閬州之靈山玉臺有雲石之異狀況其根會鬼神氣敵嵩華耶言山之佳也今中原兵亂未可歸將結茅齋於山以看山矣賦也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回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  
從沙際歸巴童蕩漿歌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閣中勝事可腸  
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又閬州城南有山極秀巖  
人謂之錦屏山○此述閬州江色之似石黛碧玉正愛日出  
浪中春歸沙際又有巴童蕩漿或歌或側而過水雞銜魚或  
來或去而飛末言閬中之勝事如此可為腸斷言可愛也况  
城南之錦屏山又為天下第一耶賦也

巴西聞收京關送班司馬入京二首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外春天  
還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鶴曰綿州為巴西郡公是年自梓州挈家往閬州豈道經綿  
州而有此詩耶班司馬意是班宏按舊史宏為高適劔南判  
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必誤以司直為司馬也○首  
四句言聞收宮闕末四句言巴山送班入京賦也

群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黃閣長司  
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自安史之亂至今未定我於前朝曾忝從臣而久客於此故  
羨爾戀主入京而司諫且向來有故人在朝同論社稷今也  
為話則淚霑巾矣賦也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摠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  
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言今日泛江之樂雖如此然故國清渭之間花開正多於兵  
戈之後亦有此樂否乎賦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燕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暖低風  
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趙曰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首言江亭之景物而曰柳影  
猶含雲幕江波且近酒壺今也異方適驚會面終宴又惜分  
手何柳影江波之不若耶興也又言江亭之景物而曰沙暖  
初低風蝶天晴正喜浴鳧正宜會儻而又別離是以傷老大  
而意緒荒蕪也興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東多紅

粉發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首六句言泛江之景物及宴樂之事且自歎年光二句言

晦日陪王使君且美其好客而解我之愁也賦也

有徑金沙收無人碧草芳野畦連映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烟花  
亂風生錦綉香不須吹急管衰光易悲傷

首六句言就黃家亭子之景物及宴樂事末言不須吹急管

為我衰老易悲傷故爾賦也

傷春五首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波百戰北關任群兇關塞三千

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禮舊

國空遺棄足雲氣應合摠後龍

公自註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官關夢弼曰去年



吐蕃陷京師代宗如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速往收之洙曰殷本紀武丁脩政行德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邑易雲後龍○言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官吏六軍逃散而郭子儀收長安官軍皆復處後還京也首言天下之兵雖滿而春光自濃蓋以兵雖多而元氣自若也西京疲百戰吐蕃還圍鳳翔馬璘赴難轉關至城下也北隔任羣兒言用元載程魚之徒也開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言已在巴關望長安則三千里也蒙塵清道言吐蕃入長安代宗如陝街宿之事且誰供耶殷復周遷言代宗命郭子儀擊之吐蕃遁上還長安也未言六軍之逃潰者雖衆然當後駕也賦也

速蕭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希曰巴與蜀自別巴猶梓閬而言也○公自言年老淚垂者傷兄弟為兵戈阻隔望之而愈遠也首言鸞花風水之自若奈何牢落蕭條而官軍萬事之危急耶興而賦也未言我鬢毛則元自白而淚點之垂非一日矣何則蓋兄弟阻隔於兵戈有別離之苦於巴山而北望則愈遠而可傷也

日射還相關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者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晉天文志日關漢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鉤辰為行宮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皆

牽挽帝衣也時諸鎮畏程魚讒構莫肯奔命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公又傷賢者多隱於屠釣今車駕之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言程元振熒惑人主苟不誅之則不能易危為安是時車駕播遷六軍潰散諸節度忌元振莫有奔命者末以文王下賢事有望於代宗也首言日月星辰之變引入元振熒惑主聽必誅之則天下始定也次以天文喻乘輿播遷而皆舊挽留之不可得也末云行在諸軍關來朝大將稀言六軍奔潰諸鎮不來也又云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其意若曰人君能下賢則天下可平矣賦也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程猶多去大臣豈無絺紹血露洒屬車塵。

**宋曰**此調代宗迷於北上却東行而至陝也唐志關內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官侍御莫不潰散唯絺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絺侍中血勿去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言至尊再蒙塵以消息不真為憂或傳王在洛或曰東巡而公主妃嬪有登車奪馬之悲泣傳者不一然國之安危有大臣在我不敢知矧當艱難之際豈無忠臣義士如絺紹者乎賦也

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

君臣重脩德猶足見時和。

漢紀註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



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揮  
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  
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苜布還置酒沛宮  
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言闕上如陝州六軍潰散王公出奔而吐蕃  
陷京師雖然得無志士中夜起舞誓清中原如祖逖者乎傷  
不能用之故曰誰憶大風歌是以幽人覩春色而感泣尚冀  
君臣脩德猶足見天下之和平也賦也

釋怨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  
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散  
公同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

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賦今作獻

**蒼野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無所問途隋書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巴漢馬  
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書夢日透其城忽然驚覺曰營  
中有黃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嬖孽拍程  
元振也○言天下自安史之亂至今十年矣兵猶不解今犬  
戎陷長安圍鳳翔而乘輿播遷至於屍縱橫人斷絕而天子  
亦厭奔走諸公當思所以致昇平之道苟能改誅求而薄斂  
誅嬖孽以任賢則風塵其清矣不然則風塵何時而清耶此  
不言乘輿播遷而以失道揚鞭事當之猶春秋書天王狩于  
河陽之義為君諱也賦也

江亭王閣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後舞曲長二天門龍  
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

**宋**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  
姦贓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  
我獨有二天**師**曰閩與遂皆屬蜀道故云川路漢黃霸為潁  
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此以美二公為  
郡之治效也

滕王亭子二首。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鷓鴣啼竹葉表仙家大  
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藥濃花滿目班人至于今歌出  
牧采遊此地不知還

**公**曰亭在玉臺觀內王曾與此州**滕**王元嬰女高祖

之子也調露年間任閩州刺史在閩州有亭洪州有閣○言  
滕王出牧而作亭臺枕于巴山山雖高而尚可躋攀中言亭  
上所聞所見之景如此末言閩州之人至今歌詠王之恩德  
故我来遊而忘歸爾賦也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塢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  
莫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玉臺觀二首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羸  
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龍鼉窟石勢參差鳥鵲橋更有紅顏生羽  
翰使應黃髮老漁樵

**自**曰滕王造**宋**曰列子周穆王築臺彌中天之臺漢禮樂  
志游閩闔觀玉臺註上帝之所居**顏**曰顏延年詩積翠亦



卷一 註松栢重布曰積翠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馮夷河也○詩命曰首二句為綱二承絳節朝言三承玉臺遙言言臺內有循煉飛仙者而公遂欲居此以老焉

浩劫曰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關通群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王有平臺又以魯恭王此滕王也王必有文墨遺跡在焉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父山頭○言此觀浩劫以來曰滕王而初造今我訪古來遊果見蕭史彩雲之駐魯恭文字之留可以通群帝到十洲且人又傳時有笙鶴過此真神仙所居之地也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歇斜疾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

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二見汝曹

首言春江之險不可渡如此而渚花汀草顏色自若乃戲問垂綸之客我悠二常見汝曹果能濟世安民如太公望者乎比也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合廣岸波沉二春色靜慘暮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鴛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洙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註雲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為琴瑟也○言樹隱霧而春色靜波合風而暮寒多戍鼓尚猶長擊林鴛遂用不歌蓋以兵亂而陰氣盛故暮寒多林鴛為韻止忽思昇平之時高宴會而袖拂雲和是亦傷今懷古

之作也賦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王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  
胡胡走歲鄴城反覆不足恠關中小兒壞組網張后不樂上為  
忙至今二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  
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  
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趙曰先皇肅宗也驕子回紇也東胡鄴城皆指安慶緒關中  
小兒李輔國也張后肅宗后也今上代宗也岐雍當西蜀河  
北之地西羌犬戎皆指吐蕃也洙曰前漢傅介子北地人也  
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於北關封介子為義陽侯本蘭行  
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第一首憶昔祿山亂時肅宗

即位於靈武遂入收長安回紇助順而安慶緒敗走次言慶  
緒反覆不足恠也而李輔國張皇后專權預政謀殺上皇屢  
危太子肅宗畏之至今二上猶撥亂而勞心焦思者言代宗  
自為太子授女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  
河朔諸軍以平安史也女言我於肅宗時嘗為左拾遺掌供  
奉諷諫見其出兵整肅為留猛士守未央蓋指邊兵精銳者  
皆徵散入戍留兵單弱致令吐蕃乘虛入寇以陷京師而天  
王出狩願見傅介子之將以平之則老儒安用尚書郎耶賦  
也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  
庾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魚鱗重  
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



年間未災變為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綸直萬錢有田種穀今  
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尤傷心不忍問者舊復  
恐初後亂離說小臣魯鈍無防能朝廷記憶蒙祿秩周宣中興  
望我皇灑血江漢長哀疾。

漢書曰玄宗紀開元間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綸匹亦如之  
海內富安前漢志齊俗作冰紉綺縠韓非子魯人善織屨妻  
善織縞後漢志童謠曰車班入河間宋曰周禮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謂曰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第二首  
憶昔開元全盛之時天下既庶且富又無盜賊商賈交通耕  
乘不失宮中聖人以音樂相娛有如雲門天下朋友以信義  
相接有如膠漆百餘年間未有災變行叔孫所制之禮用蕭  
何所定之律而已豈謂兵興以來一綸之直萬錢前日種穀

之田今為戰場至於東都宮殿燒毀宗廟初失守見此我心傷  
悲不忍以問者舊復恐初後亂離說起何忍聞之耶末自言  
魯鈍無能猶蒙祿秩即今流落江漢抱病洒血惟望我皇成  
中興之業如周宣王也

奉寄章十侍御。

淮海惟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拍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強  
兵動鬼神湘西不得出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容問幽  
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公自註時初嚴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鶴曰按史是  
年嚴武再鎮蜀曰小恣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却言其嚴  
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時為武所殺耶又按彝去年夏方  
守梓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末曰彝揚州人歐公曰

詩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故云指麾能事訓練強兵洙曰關羽  
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  
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冀光武收  
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群起  
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  
借寇君一年迺留恂希曰文選沈約息倖論明揚幽側惟士  
是與○言章年少富貴而事業昭著故蒙特召選朝如關羽  
寇恂也公如入覲而君王苟問幽側幸勿言江漢有垂綸之  
叟此詩以首句一俊人三字生下五句而以朝覲問幽側結  
之其造語雄渾命意曲折非它人所及賦也

### 遊子

巴蜀悲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

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哀白問群仙

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歎九江三  
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洙曰史嚴君平避世賣卜於成都市  
晉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曰醉夜卧其甕為問盜飲之  
為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仕成  
都言休為酒眠更留滯於此非止南下游吳而已蓬萊仙山  
可到則亦往矣○第一句起第三聯第二句起第二聯末章  
結第二等句意詩意如趙說賦也

### 雙燕

旅食驚雙燕宿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  
際東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禹偁曰此詩子美托物以喻己意鶴曰公有出峽意夢符曰



左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隘廬以避燥濕寒暑○公客中見雙燕入堂驚日月于邁且曰燕爾應同我避燥濕寒暑故來時不憚道路之長而養子於風塵之際今秋爾歸而我亦離殊方矣興而賦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二祗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翮豈多身花容歲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散口君側有讒人

十朋曰百舌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山谷曰周書月令芒種後十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予讀此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散口君側有讒人之句○言其來也祗是報春且一身而兼眾語或歲於老底或鳴於枝頭其鳴其止皆有時候故末句及之或而也

別房太尉墓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對蒼陪謝傳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與啼送客聞

夢弼曰房瑄曰陳濤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台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閩州僧舍洙曰晉謝安嘗符堅入寇京師震恐安夷然無懼色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無喜色圍碁知故客問之徐峇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薨贈太傅史吳季札聘魯過徐君君愛其寶劍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塚樹而去後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公將赴蜀而別房太尉之墓哭之哀而淚濕土天亦愁而雲滿空生對碁死掛劍叙平昔

交契之誼也今也唯見採花落而颯馬啼其哀傷為何如其賦也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之避群盜悠悠之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鶴曰公出峽之計未遂聞嚴武再鎮成都遂歸草堂洙曰漢書註地著謂安土也左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言避群盜已經十年欲出峽向南國而行不成乃遊西川於是見水虛照山寂然而自歎物役魂傷承首四句也若是者何哉蓋緣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故尔賦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息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

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之愧老妻

洙曰棧閣道也○首言道途跋涉之事末言何日兵戈息而免此耶今也奔馳有愧於老妻言妻子亦不得寧息故尔行色通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鷗魅押弓落狃鼯真供一咲樂似欲慰窮途洙曰莊子車馬有行色押彈也狃猿屬鼯鼠也○言行色通相隱見人煙時或有無次聯承此二句末二句結第三聯亦自寬之詞也賦也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来美酒憶耶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宋曰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註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註丙穴在漢中沔陽縣脩可曰成都記耶縣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耶筒至今如此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默翁曰詩以首聯為綱次承再剖符數明已所望於嚴之心事三四承赴成都發明嚴所厚於己之心事賦也

處之有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丘候無兵馬錦里逢  
如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隣習池未覺風流  
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宋曰雪山無兵馬時西山嚴三城戍也賈誼傳云丘候望烽  
燧不得卧○默翁曰首以白蘋起興言此歸猶及見故園春

色為可喜者引入次聯丘候無兵馬蓬迎有主人是又喜之  
大而尤可喜者為下句之綱幸無兵馬則吾區之故園當為  
隣里相安於無事若三聯所言可也幸有主人則區之故園  
必有如習池見賞於荊州若末聯所言者矣荊州指嚴鄭公  
竹寒沙碧浣花溪橋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  
自解東西書載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荒庭春草  
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後漢周澤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居其  
妻闕問所苦澤怒以為干犯齋禁遂收付詔獄時人為之語  
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一日不齋醉如泥○言成都草堂之幽僻次聯接次句咫尺  
迷而言三四聯承首句浣花溪言雖書載藥裹為蛛網所封

然野唐山橋可通車馬嚴公肯來草堂藉春色而一醉乎賦也

常言沙塽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草除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黃閣老指嚴武**○首四句言將赴成都草堂以整理欄檻松竹之事後四句言先寄嚴鄭公以憑藉生理藥物之資且自嚴公一別三年奔走艱難不可勝言則其感恩之意見於言外賦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揔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朱曰**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馬援回首往事甘自息機太公六韜分為鳥雲之陣揔戎謂嚴公遊子公自謂也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首言將赴成都乃曰昔去草堂為憂亂兵之入今歸草堂已恐隣人之非故側身天地而更懷古回首風塵而甘息機反覆論議無所依歸而人皆說揔戎嚴公之賢可以依歸而依歸焉賦也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益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題曰**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首言春歸草堂之景物末乃歎世路之多艱而吾生之有涯惟乘興醉醒以安所遇亦



然野唐山橋可通車馬嚴公肯來草堂藉春色而一醉乎賦也

常言沙易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剪草堂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黃閣老指嚴武**○首四句言將赴成都草堂以整理欄檻松竹之事後四句言先寄嚴鄭公以憑藉生理藥物之資且自嚴公一別三年奔走艱難不可勝言則其感恩之意見於言外賦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爲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撥我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朱曰**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馬援面首往事甘自息機  
太公六韜分爲鳥雲之陣撥我謂嚴公遊子公自謂也離騷製芰荷以爲衣芡芙蓉以爲裳○首言將赴成都乃曰昔去草堂爲憂亂兵之入今歸草堂已恐隣人之非故側身天地而更懷古回首風塵而甘息機反覆論議無所依歸而人皆說撥我嚴公之賢可以依歸而依歸焉賦也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  
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爲家

**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首言春歸草堂之景物末乃歎世路之多艱而吾生之有涯惟乘興醉醒以安所遇亦

自寬之詞耳賦也

歸來

客裏有因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鯀魚乾洗杓開新  
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干

**宋**謝玄暉詩散帙問所知註帙書衣也**西**爾雅郭璞註  
衣書中蟲今人謂之鯀魚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  
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  
已靡靡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  
下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相自  
及梟鏡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

唱和作威福敦肯辯無辜眼前列粗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  
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跣呼嗚嗚妾與鬼馬色悲充  
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  
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薤榛蕪入門四松在步  
屨萬竹踈蒼大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携葫蘆  
大官喜我来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来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  
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  
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鶴**曰大將嚴武也**洙**曰漢高帝刑白馬盟穀梁傳齊桓衣裳  
之會十有一未嘗有軟血之盟邛南謂邛州劍閣在劍州皆  
蜀道也專城謂為刺史也左傳物莫能兩大**夢弼**曰戰國策  
趙韓魏滅智伯袖起肘腋漢志梟鳥名食母破鏡數名食父



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又微禹吾其魚乎又云至於用鉞  
趙曰已殺其主故謂之鬼妾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  
妻也大官謂嚴武莊子附贅懸疣古詩食薇不願餘○此詩  
首言昔曰蠻夷寇成都而去今也無虞而來歸次陳初亂之  
時曰大將趨朝而群小謀變且其氣勢已盛西取北斷專城  
而居應氣已簾塞成都之句邛南兵豈即吐蕃羌胡之兵哉  
次言兩大不相事而自相誅戮且政出多門無所統一故義  
士為之痛憤而衆人欲其為魚惡之詞也又其作威作福  
奪人妻妾車馬以充其娛殊不知國法具在旋踵伏誅此又  
不足驚吁也哉曰倡和曰孰肯曰談咲皆形容其殘忍之態  
賤子於是奔走三年將望東吳而避之緣弧矢暗江海而難  
為五湖之遊且不忍舍此草堂而復來除草莽故入門步履

自喜松竹之存不寧惟是然舊犬隣里既喜我歸大官城  
亦喜我來未歎天下猶未定尚武不尚文漂泊於兵戈之際  
身無所容若疣贅耳所幸強健飲啄於此何愧於殘生哉雖  
食薇不敢有餘言安困窮也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  
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挿小藩籬本亦有  
隄防終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  
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洒  
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々  
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趙曰禮離坐離立師道曰振撥觸撼貌抱朴子天陵偃蓋之

松○此詩為四松有所觸撼而作也。曰言初移之時其長三尺今不見已三年其長如人焉。但根本不撥則幽色踈柯亦幸秀發昂藏矣。而其枝葉之凋傷不必計校。然本有藩籬以防觸撼。今也不免罹此損傷。得不有愧乎哉。雖然天下蒼生猶未安康。我豈敢為故林之主而保汝之無恙乎。賦而比也。且承上起下。曰言避賊始歸而草滿空堂。乃覽物而自歎。衰謝及觀此松而慰淒涼。松其為我起清風而洒面亦足以送我之老姿。且待其長大若偃蓋之張乎。既又自歎我生無根。蕭然配爾亦茫茫矣。且賦詩而兩忘事迹可也。若干歲後蟠穹蒼。勿自矜誇。當念我栽培防護之方賦也。

水檻

江多風颯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獵豕不低垂遊子久在

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敢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險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闡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宋○大廈將傾非一木之可支○此曰水檻之低垂將有傾危之患有感而作也。蓋言臨江軒宇為風濤所損。矧遊子在。外而門戶無人扶持。以致若是。且高岸尚為谷而浮柱之敢庸何傷乎。然扶顛之勸誠恐貽有識者所笑。其水檻低垂既殊大廈之傾。而一木可支。豈宜坐視其傾危而不脩葺乎。自臨川無欄檻。可視萬里。何必脩理。第感故物而有餘悲耳。賦而比也。風雨比亂軒宇。低垂比國家。尚可支持。意在言外。熟讀自見。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蒼惶避亂  
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之船舷不重扣埋沒已  
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浙流故者或可振新者亦易求所悲  
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此詩亂未定而作也曰言  
昔具扁舟本欲遊江海以遂平生之志豈獨清溪上傍柴門  
而已哉近緣倉猝避兵緬懷遠舊丘而它適蓋鄰人已非獨  
餘野竹而已故船舷不復扣以節歌埋沒水邊亦已經秋故  
仰看日之西沉俯看水之東流而有愧耳矧此船雖破然添  
新換舊亦易耳特所悲者數之奔竄難久留於白屋耳即  
草堂詩言孤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之意賦也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翠以伴舞踉蹌  
藹之花葉亂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襖葉開渠斫竹根為舟輕棹纜小徑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蒼地晴絲冉之江白草纖之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傷花鳥栖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抱餽貧人實來歲還  
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鷗寡妻群盜非今  
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此杜子傷今思古之詩賦兼比也觀起語舊之一字及結語  
非今日三字可見矣蓋曰小徑升堂舊則不斜而今斜矣喻

所行有斜正也桃樹亦任它遮蔽喻道並行不相悖也高秋以實餽人來歲開花滿眼惠而不費也此聯接第二句簾戶宜通乳燕乳燕有義故曰宜通兒童莫打慈鴟慈鴟至孝故曰莫打義理之正也此聯應第一句二聯有仁民愛物之心末聯且傷今日有寡妻妾登而懷舊日事同執書同文蓋曰治亂之分願所行邪正如何耳吁可不慎哉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宋曰蜀有玉壘山西山寇盜謂吐蕃也○言萬方多難我客於此而登樓見花之近樓而傷心焉且春色之來不絕錦江

則寒乎天地以比治化然浮雲多變豈唯玉壘則自乎古今以比妖氛故曰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警言之詞也末言後主亡國之君亦在祠廟深為可憐故曰暮聊為梁父吟以悲之其旨深矣賦也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盩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莫別淚遙添錦水波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禦吐蕃師出無功止松維等州以嚴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涿白地志汶水出泰山萊蕪適先除淮南節度後為西川節度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廣絕交論邁文麗藻方駕曹王漢書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言黯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此公殆譏高之無功而朝除且傷已之遲暮而留滯故作是詩歎言我與高相交於汶上年已久矣而其飛騰為尤甚蓋以其為節度也為節度則其揔戎楚蜀應全未平言其出師之無功也為文章則方駕曹劉不啻過之言其文詞之灑灑也今日須汲黯之在朝中原憶廉頗之為將言其朝除而別思良將也今我在蜀惟春色催其衰老耳故別淚如水之東注也蓋第二句生中四句末二句結首句及中五句而自傷衰老焉賦也

過南隣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莊

首四句言朱山人水亭之景物幽雅末四句言過從之近而款洽如此於是見君多道氣將從此數人追隨可也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繡帷在浙人野風秋

公自註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鶴曰即

斛斯六乃草堂之鄰所謂酒伴者洙曰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奏之於是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言封禪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此歎斛斯公有才不見用於時死後方授一官雖妻子亦不能自給而寄食於它人何益之有故園林非昔日

比當此秋風浙上空餘總帷在室耳則其哀傷爲何如哉賦也

燕入非傍舍鷗歸祗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遂有山陽作多慙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殊曰向秀與嵇康爲竹林之遊後經山陽嵇康故居作思舊賦劉孝標絕交論素交盡利交興○首四句即前詩園林非昔遊之意而哀傷實過之於是多慙鮑叔之知遂有山陽思舊之作且平生素交零落已盡故老淚雙垂不能自己也賦也

###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殊曰果園坊在成都

###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之迎蒯子處之識靈公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輶軻尋景羨冲融喪亂形仍復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只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殊曰後漢蒯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座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曰往拜翁乃與俱入壺中史搖懸旌無所終薄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此詩述往昔談玄之有契



比當此秋風浙上  
空餘總帷在室耳則其哀傷為何如哉賦也

燕入非傍舍鷗歸祗故池  
斷橋無復板卧抑自生枝遂有山陽作多慙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洙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後經山陽嵇康故居作思舊賦劉孝標絕交論素交盡利交興○首四句即前詩園林非昔遊之意而哀傷實過之於是多慙鮑叔之知遂有山陽思舊之作且平生素交零落已盡故老淚雙垂不能自已也賦也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  
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洙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  
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  
意先生早擊蒙家之迎薊子處之識靈公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  
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曩少何勞白頰長肯更紅雲  
悲轍軻尋景羨冲融喪亂形仍復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只倚  
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  
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  
座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為市揚市中有老翁賣藥懸壺於  
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  
異焉自往拜翁乃與俱入壺中史搖懸旌無所終薄莊  
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此詩述往昔談玄之有契



今也老於殊方思欲一見不可得蓋厭世亂乃欲相從於方  
外而寄之也首言昔於關內分袂今也天邊轉蓬其驅馳誠  
不可說而談咲偶爾相同蓋我於道術中亦曾留意而先生  
早曾擊掌蒙故爾相憶次六句頌山人之德業次八句自言今  
老矣望雲以思而悲自己之坎坷羨山人之冲融然避亂奔  
走而音問不通故思心若懸旌然待倚劍於短亭之中歎不  
得見也今老矣永作殊方之客山人倘哀其骨之可換而換  
之亦遣我御風而行可也豈非厭亂欲遺世之詞乎賦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之雖相見飄媿此身不關輕綬冕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  
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臂奔走為黃巾子云何漢油余歲異  
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鷄恐懼行裝數令傳臥疾煩我為

工遊淡秋月群傷神會面嗟秘墨含悽話已辛接輿遂入楚王  
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親  
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鸚鵡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印挂冠  
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取  
賤貧偶然存蔗芋華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  
裁褐穩男大卷書勻滿口江如練蟻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嶺野  
掉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  
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隣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  
馬光輝赤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闈石鏡通幽魄琴臺隱  
絳霄送終惟冀土結愛獨荆榛置酒高林下觀其積水濱區  
甘累跡稍息勞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尊長歌敲柳癭小  
晴凭藤輪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



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溥要聞除狻猊休作畫麒麟洗眼看輕  
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

洙曰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  
赤壁敗之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眾皆著黃巾同日反  
叛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消中公有消渴病也嵇康絕交書  
卧喜晚起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漢使張騫乘槎晉葛洪挂  
冠不仕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園則有公疇  
芋區甘蔗辛薑瀕口岷江听經也嵇巖崖關名在西山趙曰淵  
明詩懽心孔洽棟宇堆隣阮籍謂王戎曰俗物復來敗人意  
禮記儒有席上之珍柳櫻櫛也滕輪車也淮南子狹偷為害  
堯使羿殺之萬民皆喜○此詩首四句言與王侍御雖往來  
相見而此身漂泊可愧蓋是避風塵而非輕殺身也與一

篇之綱含後面許多意思次四句應在往相見及避風塵次  
言子別何其蕭洒官達故也我截初亦隱淪避地故尔子與  
予升沉異勢三年之別書不可達而故衣已弊其間懼乱兵  
而數奔走伶俜且兼卧病是故聞鸚而迸浹見月而傷神耳  
此八句前四句應一別三年後四句應一別三年後四句言  
今者會面而嗟驚黑故得含悽以話苦辛前所言迸浹傷神  
者是矣我將如接輿之入楚王粲之依劉則恐錦里丹竈將  
就權殘而花溪釣綸不可復得矣蓋欲去蜀而適楚賦也次  
十二句又以消渴未愈祗自念惜而途窮交絕之際其將求  
何人而相親乎及聞伏柱之周史似乘槎之漢臣言侍御之  
來成都也然達官不易相見故以鸚鴻龍虎之難馴狎為此  
既而見挂冠之客即至矧我之交已舊非傾蓋之新由未意



氣相合得性情之真况我浪跡於天地間已一死生尚何心  
恥賤貧而不進見邪觀其下一聞字以設難疑之詞豈亦有  
爲而言哉賦也次十句言成都生理景物之美其意苦曰龜  
飯在它日已相依窮愁在此時而何怪好男女已長成而江  
山又佳麗窮愁其安在哉次十句言在成都則又出入王侯  
之宅而光輝如此此二節言雖在賤貧即非賤貧善自寬也  
應無心恥賤貧次十四句言重遊成都而懷古因感貴賤同  
歸於盡蓋送終惟有糞土結愛獨有荆榛耳其事業榮辱今  
何在哉不若於水濱林下置酒觀碁况勞若稍息則避地足  
研分所甘也於是粘脚煮蕩敲柳喫以節歌凭藤輪而小睡  
亦曠達之言應浪迹同生死未言農事不敢後蓋民生以食  
爲天而難去也此時朋友良會最爲可惜古者於旅也

言君德如此而兵戈未息則侍御要當以除惡爲心不當以  
圖形爲念是則無所爲而爲於義爲至風俗之厚亦不期然  
而然矣則我當洗眼以看輕薄之還淳若一已之屈伸任運  
而已朋友之義固當盡言罔俾陳雷專美於前斯可矣詳味  
此詩豈以王侍御於友誼疎缺而箴警之歟賦也

別唐十五誠曰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  
林濟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之罷兩悽惻六龍忽  
蹉跎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胡星隕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  
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  
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嗟峨飄二適東周來往若崩波  
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



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洙曰羲和以六龍御日蹉跎遲暮也漢志旄頭胡星也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南宮禮部也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常乘白馬金盤陀未詳鶴曰按史至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名復故官是年轉禮部侍郎○言與誠本相親若魚鳥之同水木今也會少別多百年能幾何時况復衰老是以強歌而凄惻奈何日月如流歲不我與矧安史之亂未息子將焉往今子雖抱經濟之略然天門高絕無薦達之者後往來京都耳吾有故人賈至見在南宮能文好賢子往而師事之庶幾能薦達爾且為我敬謝今日病江沱無能為矣賦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撒形骸

累真為懶學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歸馬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艷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放紅馬腦盤婕妤宣召才人索盤盃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



素虞二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  
長楸間馬官廡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  
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道憶昔巡幸新豐官翠華拂  
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後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  
風

鶴曰韋諷居在成都曹將軍名霸善繪畫時稱神妙鄭曰名  
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多才藝畫鞍馬擅名明皇有  
馬名照夜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爲圖唐會要明皇在潘邸居  
與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拳毛騮太宗所乘馬師子驄代宗賜  
郭子儀者定功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龍象蹴踏  
非驢所堪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趙曰世說支道字道林字

養馬人有譏之者谷曰負道愛其神駿聊復畜耳今公以支  
道養馬韋諷藏畫畫曰苦心之所愛也洙曰明皇幸驪山王  
毛仲以廢馬數萬疋每色爲一隊相間若錦繡穆天子西征  
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  
伯乃與天子披圖祖典以觀天下寶器前漢志元封五年漢  
武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明皇泰陵在蒲城之金粟  
山漢志天馬徠龍之媒○詩述國初已來畫馬之入神者惟  
江都王緒一人耳近三十年来以畫馬得名者有將軍曹霸  
馬霸曾畫先帝之照夜白感真龍而飛霹靂而以內府瑪瑙  
盤賜之自是其画盛行而貴戚權門之屏障生光輝矣次言  
昔日拳毛騮近時師子花而今之新圖有此二馬故識者爲  
之嘆嗟蓋此二馬皆可一敵萬而縞素開風沙矣其餘七馬



亦皆殊絕不凡而馬官廝養成列以頤視九馬之神駿深德  
真可憐矣借問苦心愛之者誰欵前則有支道後則有韋諷  
焉耳末乃憶先帝之巡幸驪山翠華之采良馬之多其筋骨  
皆若此圖自後朝河宗無復射蛟於江中重嘆金粟堆松柏  
之內良馬去盡惟鳥呼風耳應龍池十日飛霍霍此公因回  
馬而思念開元天寶間事而感傷之也賦也

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良息萬方哀敷二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  
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責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  
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  
救瘡痍先應去螫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三樹佳政慰  
我深相憶

宋曰漢書春秋富言年幼也

喬琳歷四川刺史嘗謂  
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鮑照白頭吟有  
如朱絲繩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  
豪奪吾人也詩去其螟螣及其螫賊樹立也○此詩送韋錄  
事蓋傷當時兵亂之餘誅求多門民不聊生而庶官惟務割  
剝故曰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螫賊於是揮淚臨大江以送別  
曰此行苟能樹立佳政如前所云則庶幾慰我相憶之深情  
矣其念國憂民之心三致意焉賦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  
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  
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

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  
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  
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  
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  
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  
骨忍使驕驕氣凋喪將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  
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曹霸乃操之後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左傳三后  
之姓於今為庶人所知也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  
子師王逸少用筆咄之逼人

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  
也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之服也太宗自製長弓大羽  
箭以旌武功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玉花驄玄宗名  
馬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古樂府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  
中國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韓幹太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  
鞍馬初師曹霸楚詞志坎壈而不違註不遇貌○此詩首八  
句敘曹霸門地以及其能事志氣賦也次八句言其能寫真  
次八句言其能畫馬次八句言至尊尊賞識之以及韓幹畫作  
之不逮結前畫馬末章八句結前寫真且歎今日無人知之  
而窮途坎壈如此應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須  
溪所謂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者是也

寄李十四負外布十二韻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遠行無自  
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開那堪野館踈黃牛平駕浪畫鷁上  
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鴈能過小徑自為摘嘉蔬渚柳  
元必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奈過雨亂紅蕖寂上夏先晚冷  
冷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放弊廬  
(公三)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宋)漢  
博望苑武帝為戾太子置使通賓客後其所好司議太子府  
官也故用博望苑事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  
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黃牛峽名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索早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海內久戎  
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虎

在腰黃圖遭汚辱月窟可焚燒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  
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鵰雲臺畫形像皆  
為掃氛妖

(宋)牙帳則元帥建牙旗於帳前也近赤霄言西山三城列  
戍之高也史越王勾踐反國苦身勞思飲食甘膽不忘會稽  
之耻長楊賦西廡月窟漢光武拜馬武捕虜將軍北史斛斯  
光工騎射嘗射一大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歎曰  
此真射鵰手當時號為落鵰都督○公以董卿防秋於三城  
乃述安史吐蕃之犯關故為將者宜若越王之嘗膽以復讎  
而焚彼月窟乘勝長驅使之畏服毋使霍去病馬武輩專美  
於漢室苟於秋天落日惟思輕騎以射鵰是豈報國之道耶  
蓋古之圖畫雲臺者皆以其能掃除氛妖有功而然爾戎勉

之詞賦也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虜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齋粉期。未如面縛歸金關，萬一皇恩下玉墀。

**備曰**此詩言僕固懷恩反以兵合吐蕃入寇。**帝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故借漢主為言。殿前兵馬謂神策軍。十月為期，告以必破亡也。○此詩以侯景比僕固懷恩，言其虜豪乘亂而反，乃喻之曰：汝豈不聞漢主之放妃嬪，近且掃除寇盜，以靜潼關乎？今也殿前兵馬必將破汝為齋粉，以十月為期，爾不如面縛以降，萬一有可生之理焉。賦也。

黃河一首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鍾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群。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頭驅眾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空六馬入駃騠，揚旗旌迴。偃飛蓋，燭之迸。流星來纏風，颯急去擘山。岳傾材歸海，身盡妙取略。地平虹霓就，掌接卷隨人。輕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夷荆。駃布可切，浦我二切，騠五可切。

二

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

士詩卷二

十一



戰騎馬搖頭也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曼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汗軟涼敢坐穩  
冰石醉眠醒野膳隨行  
帳華音發後伶斃盃君不見都已遣沉真

立秋日兩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  
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  
已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  
解衣開北戶高枕對  
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  
即爽病微瘳主將  
歸調鼎吾還訪舊丘

張良願借前箸以籌之主將謂嚴武也○此詩首語入  
題且言武表已為參謀故曰窮途暮齒那成長者之謀耶實  
有愧於知己也今解衣高枕納涼於北戶而肺病微瘳者以

主將禮數寬而適我願也公若入朝大用則主將訪舊立而  
歸旋矣賦也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秋風孺人動高旌王帳分弓射虜營  
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  
婆雪外城

希曰抱朴子軍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滴博西山城名  
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  
莫遣  
沙場匹馬還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  
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青

蒼先自生復有樓臺倚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卷饒  
咲肯信吾兼吏隱名

趙曰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晉山濤吏非吏隱  
非隱○此詩以幕府浣花溪相形若幕府之實落若生浣花  
溪之花饒咲亦相形也前二聯風雨之景落朱實生青苔蓋  
有感於此幕府之宜脫身而難駐足也後二聯晚晴之景氣  
象改易矣曰有懷於溪上茆舍之花正此饒咲吾安得歸而  
與之共咲乎肯信吾吏中兼有隱身之名不乎少陵蓋有大  
不得已於幕府者矣賦也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苦逐花低老去參戎  
快馬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江漢頑疎

田畦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栖

洙曰曹子建詩俯身散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為無町畦亦  
與之為無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紋開箱覩黑裘世情只益  
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露洗茅齋慰遠遊

洙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服緋故用赤紋○首言夜雨作寒乃  
攬帶開箱而看黑裘朱紋然以世情言之只大血臨耳以世亂  
言之敢忘憂乎第茆齋之松菊新露洗而鮮妍足慰遠遊  
之寐莫矣賦也

倦夜

竹涼侵卧内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



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言涼侵卧内月滿庭隅而重露稀星暗螢水鳥皆清夜之景物特以其在干戈之中而悲其空過耳賦也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祇合在舟中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敬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露裏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西嶺紆村北南江統舍東竹皮寒舊翠林實雨新紅浪艤船應坵杯乾雍尾即空藩離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大太簡遂忽入朱扉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趁銀漢驚駭怕歸鴻

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趙曰上官指嚴武洙曰史龜策傳神龜抵網而遭漁者得之潘岳秋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曰西嶺南江述浣花里之景也束縛言性本疎散也別業指草堂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之老公有望於嚴武俾得遂倚梧之適也○此詩是公不樂居幕府而欲退休浣花溪而作也首四句一篇綱領蓋自言衰老祇合浪跡江湖何為來處幕下舍退休之意其題曰遣悶政指此爾賦也舟中應魚竿客須溪謂仕宦失志不能決絕如此者得之次四句應鶴髮翁次四句應來幕下次四句言嚴公之才既宦達又能存我性拙而寬容之念我途窮而翦拂之接上官通賦也次四句見退休之意賦而比也其曰龜觸網鳥窺籠須溪謂不得志之語是也次



八句言浣花里之景物如此胡爲使浪簸船圻杯乾釜空而  
野徑之瀟籬綴稚童之斤斧耶賦也應思藤架想桂叢及在  
舟中次八句自言性本簡率今爲微官所以束縛而效小忠  
者蓋酬嚴公知己之遇也曉入夜歸即所謂束縛也曰周防  
期稍六言憂讒也豈亦爲是而欲尋別業以息微躬耶賦也  
應寬容翦拂及來幕下等句末四句以烏鵲駕駘自比而求  
遂退休之志云比而賦也此篇與到村詩語意相似可參看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用聲悲自語中天月  
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  
事強移柶息一枝安

言江城幕府井梧寒蠟炬殘而就寢矣故幕府用聲於永夜  
甚悲而自語江城月色於中天正好而誰看蓋歎宿府之拘  
束不得自在也且言亂久客蜀音書絕而行路難忍此伶俜  
已十年矣今也強移柶息豈吾志哉默翁曰詩大意在首二  
句次就獨宿形容永夜之景况三四就幕府叙述自己之事  
因賦也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  
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露葉露乘月坐胡床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嶺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高  
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題曰徐關齊地言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言弟自蜀赴



齊州何時可到耶泣而送之傷道遠也况我衰老避亂絕域  
與汝暫相見而又別去是故意都迷而不知所云傷時危也  
賦也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  
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鄭曰荊州有一柱觀成都有望鄉臺○言兵亂未已汝今去  
齊何時可來邪矧兄弟既苦別離而我老病又相催促然江  
通荊門汝則自可赴齊州矣我身雖在成都而心則長在東  
北若齊州其安在哉蓋自傷既老且病恐後會之不可再歟  
賦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傷于戈竟來看道路短衣修  
此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端

鶴曰按范陽大君盧氏所出有適會稽相負攜會稽瀕於海也  
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劉孝標廣絕交論附騏驥之苑  
端軼歸鴻於碣石碣石海畔山名也○言諸姑兩弟之在越  
在齊汝今傍于戈而去竟看道路之通而再來短衣匹馬防  
戰地而逐秋風慎勿俱流落而不來我則長瞻碣石之鴻言  
奉三望兄弟之相會也賦也

嚴鄭公階下新松得露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踈翠近珠簾未見此種  
集虛蒙清霞素石何當一百丈敬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墻色侵書帙晚陰過酒罇涼雨洗娟二  
淨風吹細二香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杉松  
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  
練光霏紅洲藥亂拂黛石羅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  
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後來謝太傅丘  
壑道難忘

夢弼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二水在成都新繁縣晉太  
傅謝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  
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

公自註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先依渚長荷且映空采菱寒刺  
上踏藕野泥中素楓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晚  
旗紅盃酒常堪舉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  
關山思淹留戰伐嚴城殊未壯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之歡  
娛到薄躬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日有習池  
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鶴曰按是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  
衣戎衣也習池醉謂陪嚴武宴也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  
也○言老參幕府勸備火日陪嚴公之宴及歸休溪上弄漁



舟歌梁父之吟當是時兵亂未息一出處遂何心而然耶  
賦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織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凌迤羅水  
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臆走高枕形  
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世荆服節  
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媿老短褐更無營燻三珠官物寢  
處猶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  
李鼎光岐陽實以驕賈員及來項賜自盡氣豪且阻兵昔聞黃金  
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繡卷還客始覺心  
和平振我麻纈席庶庶安其樂

蕩弼曰廣雅天竺山細織成程法度也珠官言龍宮也

貝闕兮珠宮李鼎在八崔光遠為鳳翔尹來瑱嘗為襄陽節  
度乘茂稱瑱屈強難制宜早除之後貶播州賜死左傳州吁  
阻兵而安忍深曰蘇季子位高金多莊子藜藿美不糝○此詩  
首八句述客遺段之詞以及褥段之紋賦也次八句空堂臆  
魅走承上開織字高枕形神清生下領客字其下辭褥之詞  
及陳服飾之義而以大哉二字冠於萬古程之首其旨深矣  
次四句自撥決不可受之詞賦也應非公卿懼不祥混世荆  
等句次八句言雖公卿亦宜制其護度以守上下之分况甲  
兵尚未息耶繼以李鼎來瑱為式厥有旨哉賦也卒章八句  
首述金多悔吝之戒既以結上又以起下乃自言難受此貺  
至於以褥段還客而心始寧於是坐客以麻纈席餽客以藜藿  
乃分之宜賦也竊觀此豈以張有驕盈之事杜子既以大義

折之又以近事戒之且其詞和悅而諍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教矣

題鄭十八著作文。

台州地闊海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陵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鴈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知新國用輕刑。禰衡寔是忠。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鶴曰：慶以至德二載冬。貶台州司戶。洙曰：第五橋。皇太子波皆在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周禮：秋官刑新國。用輕典。武帝內傳：東方朔是木帝精。為是下遊。以觀天下。○興公以鄭虔貶台州司戶。傳聞其死。懷舊且傷之也。首言台州遠在

濱。亂後故人疑此若浮萍耳。往時酒酣懶舞。則相拽詩罷能吟。則相聽今也。各天一涯。故曰誰相拽不復聽也。是以橋東之水流恨。而岸北之亭結愁矣。應變別淚懷舊之詞也。次以賈誼蘇武比其不附賊。且懼遷謫也。又比之禰衡實恐遭黃祖所殺。耶方朔虛傳是木帝下遊。耶殆傳聞虔之死。未知是否則疑之歟。果若是則窮巷之車馬絕迹。而案頭之囊螢乾死矣。傷之詞也。賦也。

至後

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樓臺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夢弼曰：金谷園銅駝陌。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境乎。默翁



曰首句分兩截爲綱以下次第相承次承遠在劍南言三承  
思洛陽言弟妹居洛陽也未言愁不能自已非詩所能遣也  
○詩言至後化日舒長我乃在蜀而思洛陽者以避地而懷  
鄉也蓋亂臣賊子有何意味而爲不軌耶使我遠在它鄉而  
非金谷銅駝之舊丘坎二聯接第二句賦也且至後不覺梅  
又開而兄弟不可得見此聯承首句故未言愁極憑賦詩而  
遣興李詩成而愁懷愈加矣此公在蜀至後見梅花而懷棟  
萼以自悲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爐寒天西望碧海挂新圖對遠山  
好貪看絕島孤群仙不愁思再下蓬壺

夢弼曰淮南子匡床弱席非不寧

文選道水天台總映雲人間常見畫老去恨空聞汎豕蠅舟偏  
小主喬鶴不群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夢弼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別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  
台皆古聖之所由化靈仙之所窟宅范蠡蠶爲越破吳功成名  
遂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鳴夷子趙曰其圖必畫  
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  
短青懸葦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臣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  
星月查浮四海十一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  
仙棲止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人誰  
在文章埽地無羈遊萬里閻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  
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官  
逢閣後教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  
息酒為徒詩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  
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  
際功名造化鑑從容詢舊學慘澹閱陰符操落嫌疑久哀傷忘  
力輸俗依綿公異客對雪山孤童推思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  
清酒送望絕撫其呼瘡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笑處天  
地日榛蕪

鶴曰按舊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云穀貴八哀  
詩云長安米萬錢○公言平生知己惟鄭與蘇今亡矣能無

悲乎故以詩哭之首言平生交友惟二公憐我存而二公  
亡不得再見且喪亂之際我獨前途能無悲乎豪俊之人既  
歿則文章其埽地矣况我流落宅鄉而凶問一年偕至乎蘇  
歿於中原而夜臺當北斗鄭死於海隅而泉路著東吳且鄭  
之得罪貶台州當時危而臣儒棄也蘇之移官入蓬閣傷穀  
貴而潛夫歿也此扇對格也我之流慟何嗟及矣爾之銜冤  
其有是夫故道消則以詩遣興心息則以酒為徒言不銜冤  
也然我之才雖薄則一公以班揚之名嵇阮之逸而許與追  
隨相須而不暫舍則一公但取君臣之會合寧論品秩之高  
下夫賢良不必大展所學偶然得趨廊廟足矣其能成功名  
於造化之爐則從容詢舊學言蘇少監之榮不能決勝於風  
塵之際則慘澹閱陰符言鄭司戶之貶且我已操落嫌疑但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人誰  
在文章埽地無羈遊萬里閻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  
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管  
逢閣後教貴殺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  
息酒為徒詩興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  
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亦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  
際功名造化鑑長容詢舊學慘澹閱陰符探汶熈疑久哀傷志  
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推思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  
清酒送望絕撫貨呼瘡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笑處天  
地日榛蕪

鶴曰按舊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云穀貴八哀  
詩云長安米萬錢○公言平生知己惟鄭與蘇今亡矣能無

悲乎故以詩哭之首言平生交友惟二公憐我存而二公  
亡不得再見且喪亂之際我獨前途能無悲乎豪俊之人既  
歿則文章其埽地矣况我流落它鄉而凶問一年偕至乎蘇  
歿於中原而夜臺當北斗鄭死於海隅而泉路著東吳且鄭  
之得罪敗台州當時危而臣儒棄也蘇之移官入蓬閣傷歿  
貴而潛夫歿也此扇對格也我之流慟何嗟及矣爾之銜冤  
其有是夫故道消則以詩遣興心息則以酒為徒言不銜冤  
也然我之才雖薄則一公以班揚之名嵇阮之逸而許與追  
隨相須而不暫舍則一公但取君臣之會合寧論品秩之高  
下夫賢良不必大異所學偶然得趨廊廟足矣其能成功名  
於造化之爐則從容詢舊學言蘇少監之榮不能決勝於風  
塵之際則慘澹閱陰符言鄭司戶之貶且我已擢落熈疑但

傷志力之弱而客依綿谷對雪山也我自童丕已慕二公故  
交情若兄弟之篤於其別離則酌酒以送今既永訣則常撫  
墳以哭奈何流落巴蜀且卧病迷其哭之所在况兵亂又未  
息乎此一節應首四句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一

右刻單復陽元讀

永泰元年公辭幕歸草堂五月下戎州至涪州六月至  
忠州秋至雲安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鄰人  
書後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此詩叙歸溪上  
得野逸之趣深覺老趨幕府為負平生之志蓋公已辭幕府  
而作賦也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



遷不願剪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亦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  
干竿蕭蕭見白日洵開奔湍度堂匪垂巖卷拙異者般費茅  
雖蕙草衰病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滄寂無斤斧變  
隊慈息權

趙曰詩考樂在瀾考成也樂樂也○此詩言伐竹以營室而  
作也第一節首四句言陰江之竹而形容其深密長茂次四  
句言爇其鬼物之憑依故欲剪伐以營屋第二節愛惜已六  
載應首四句其下七句應次四句剪伐而勢戶牖可安末言  
順所適以遂慈息之權且以結上一節之意云賦也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人急春流岸深卓地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  
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此曰人事天時乃自歎亂離以來觀天地之宏大而容身無  
所念日月之如流而老將云矣雖茅屋堪賦桃源可尋第以  
艱難而昧夫生理故流落以到如今賦也

道適來三蜀歷既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  
結頻遊任履穿蒲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趙曰三蜀之郡廣漢郡犍為郡也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  
蜀至是六年矣洙曰董京威衣百結衣莊子衣弊履穿貧也  
○言來蜀又六年客身惟逢乎故舊之願遇敬興惟自乎林  
泉之蕭洒則衣弊履穿有所不恤矧所居頗無藩籬之限堪  
向江天而恣意瞻眺焉賦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管隨王  
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宋曰漢官儀尚書令傑永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漢表銀章  
青綬公時為工部員外郎故云○言惟種竹栽桃於此故石  
鏡雪山之風月相知耳豈知垂老名玷薦為賢而赤管銀章隨  
王命而付老翁耶賦也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雲郊葬存晚計幕府媿群材燕外晴絲  
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希曰漢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註朱紱謂朱裳圓為亞文也  
亞古弗字○言扶病以垂朱紱則幕府有媿於群材言不宜  
仕也及歸休而步紫雲則郊葬庶可有乎晚計言正合隱也  
矧燕外鷗邊之適興且鄰家又數能送魚鼈而問我願不違  
故賦也

群盜哀王祭中牟君賈生表 獲初有作前席竟為榮老入先賢

傅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宋曰漢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得歲餘思誼微至宣室曰  
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  
不及也○此詩懷賈生王祭於異世且當春日况復含情賦  
也

### 春遠

蕭大花絮晚菲人紅素輕日長惟鳥雀春遠獨柴荆數有關中  
亂何曾劔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按史是年吐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羌寇京兆之富平縣  
故云數有關中亂亞夫營在長安公之故鄉也○言客蜀又  
見花落絮飛春已遠而日已長惟餘柴荆鳥雀耳○言無  
往來之人也且關中劔外俱亂而不清是以故鄉之地已入



亞夫營而歸不得典兼賦也此詩蓋傷故鄉不得歸而它鄉不可住耳題曰春遠庶有自哉

暮登四六寺鐘樓寄裴子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聞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首四句言暮登鐘樓而形容暮景末四句自言多病而故人相見未遑且以詞裴交誼之疎薄興而賦也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水檻溫江日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沅沅溪謾道七香來好狂風大放顛吹卷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出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之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七長擊樽破

公以年荒之酒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論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七口盡缺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鶯後鴻溝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復按天邊老人公自謂也公蓋傷中原之亂已十年而未定雖數附書與骨肉而杳無消息今羌胡入寇隴右河源巴蜀

震驚而田不種無之洪水滔天大風拔木雖動植亦不得以  
遂其生况乎人哉且欲東歸而又未可故臨大江而哭也賦  
也

柵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柵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  
誅茅卜居樹為此五月鬢  
髯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乾  
柵雷雨猶力  
爭根斷泉源豈天意  
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人  
一青蓋野客  
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竿籟  
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  
曾憶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宋王高堂賦纖條悲鳴聲似竿籟○此詩首言倚江之  
柵樹當草堂之前且我卜居而誅茅者蓋為愛滄波老樹五  
月之陰涼也次言樹為風雨所拔而幹猶力排風雨亦報為

泉源所斷夫豈天意乎次言老樹滄波我性所愛故欲頻留  
而懼雲霜之凋零豈料為風雨所拔耶應第一節末言樹倒  
而草堂失色故悲傷之應第二節賦也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况騷屑巴人困軍  
須傷天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殺根小蘇息  
瘴氣終  
不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群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  
報南公勞泥洗吳越

時聞浙右多盜賊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

敗吐蕃于當狗城又克鹽川城時尚未徹其備也國語自子  
之行晉無寧歲○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首  
言春旱農事廢而兵未息故巴人困軍須而傷哭雖夜來一



雨小蘇未稼聊解我憂然冷氣未滅安得鞭雷公使之一洗  
吳越盜賊之患我賦也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逢東宮自  
怪一日登輝赫其賢與子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  
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未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而笑  
寄謝悠悠之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朱**曰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陸機歎逝賦託未  
契於後生○首八句反覆自言衰老無成回憶往日文彩之  
動人主乃歎今日飢寒而趨路傍為真可惜且晚託未契於  
少年不相尊信而面是背非是故寄謝悠悠之世上輕薄之子  
曰好惡非所爭幸莫相疑耳賦也吁世道之薄從可知矣

赤霄行

孔雀東南飛有角鴻飲寒泉逢船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  
花不辭坐江中淘河啡飛燕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違勺  
用備其具東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為其貴和書有篇丈夫  
垂名萬古年記情細故非高賢

淘河縣城也飛燕後江上來為淘河所疑意謂爭其魚

而燕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耻銜泥而却落也漢宣

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常困於蓮勺函中左傳齊

靈公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詠之曰高鮑將不納

君秋別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猶

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諸葛亮集有貴和篇漢文帝與匈奴書

朕與單于捐細故註細故小事也○此詩始為年少所負而

雨小蘇木稼聊解我憂然冷氣未滅安得鞭雷公使之一洗  
吳越盜賊之患我賦也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逢萊宮自  
怪一日登輝亦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  
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  
寄謝悠之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朱**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陸機歎浙賦託末  
契於後生○首八句反覆自言衰老無成回憶往日文彩之  
動人主乃歎今日飢寒而趨路傍為真可惜且晚託末契於  
少年不相尊信而面是背非是故寄謝悠之世上輕薄之子  
曰好惡亦所爭幸莫相疑耳賦也吁世道之薄從可知矣

赤霄行

赤雀不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鼯觸赤霄玄圃須往來垂尾金  
花不解空江中淘河啡飛燕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  
用備在 東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焉真貴和善有篇又夫  
雷名 高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洵河縣城也飛燕後江上來為淘河所疑意謂爭其魚  
而燕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耻銜泥而却落也漢官  
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常困於蓮勺函中左傳齊  
靈公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詎之曰高鮑將不納  
君秋別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上猶  
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諸葛亮集有貴和篇漢文帝與匈奴書  
朕與單于捐細故註細故小事也○此詩始為年少所負而



作於此而賦也首言孔雀飲泉而逢牛之舐觸孔雀乃往亦  
霄之上固不難辱次言飛燕銜泥而為淘河所嚇飛燕雖歸  
華屋之內猶負羞愧且漢之宣帝為皇孫時尚猶困於蓮勺  
齊之鮑牽為君處守亦不免於則足未乃自慰解曰老翁慎  
勿怪彼少年之見負孔明著書有貴和之篇故能垂名萬年  
若或記憶細故豈高賢之所為哉此與前篇必有為而作今  
不知其所指矣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  
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言避亂客蜀居梓而關塞尚阻故將之荆楚况已老而泛梗  
是以憂國之兵亂未息而下淚且曰國之安危有大臣在焉

我何必淚長流耶自覓之詞也賦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負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  
林猿鳥聚清信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  
深阻浩漭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  
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輸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  
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鞭不巾踏曉日男啼  
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縲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  
滿樓上頭喫酒樓下卽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  
拜弟妻男拜弟幅巾繫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

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喜雨

南國早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洒迥已紛々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選**南國指荆楚也**安石**曰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首言南國久旱今江纔出雲而漠々已有雨

而紛々故巢燕亦喜雨而盡高飛林花亦得雨而分潤色况於百穀人民之喜乎且至晚而聲不絕深夜雨必優渥矣賦也

宴戎州揚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音座後歌妓密樂任主人為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朱**曹子建七啓云春清縹酒註縹深碧色**山陰**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也唐志戎州貢荔枝煎○言

東樓之宴絕勝特驚身老非年少之時故任從主人作樂耳次言揚使君忘情發興音而滿座歌妓拈春酒擘荔枝以作懽末言樓高欲悲且勿吹笛以結首句之意賦也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帶烏蠻關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朱**王祭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古詩有長短吟**鄒**曰梁益

記舊州舊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白帝夔州也○公言在渝州聞道嚴公出峽相待不至故虛費短長吟於是先下峽在江陵相候若嚴舟過一柱觀須留眼相與一登臨可



也賦也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少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挾拖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唇。

**夢** 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拖工為三老，挾拖開頭，皆行船貌。川人以一色見錢為青錢。○題曰撥悶，言聞雲安有酒，一飲即醉，乃欲乘舟下峽取醉，以銷愁。且長年三老行舟之捷如神，於是雇直之錢已辦，當飲此酒以遣悶賦也。

聞高常侍亡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

折笑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祗令。故舊傷

公自註：忠州作鶴曰：按史是年正月左散騎常侍高適卒，意是寄詩未久而適已卒。夢弼曰：唐吳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堂規諷過失侍，後願問漢金華殿在未央宮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世說顏回為地下修文郎。按史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高入朝為左散騎常侍，主諷諫，過失今也。云亡則不得致君丹檻折，是虛歷金華省矣。故我聞其亡而笑之，何殊地下郎耶。然詩名獨在祗令，故舊悲傷耳賦也。

宣慰州使君姪宅

幽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強為看

宋曰明灘忠州下惡灘也王戎嘗以如意起舞○首四句言  
宴忠州使君姪宅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殊方字與  
歡字生後四句言宴飲樂舞是以旅思寬而強為看賦也

高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  
壁江聲起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辛老曰橘柚錫貢驅龍蛇昔禹之事孔氏書傳四載謂水乘  
舟陸乘車泥乘輅山乘橐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三  
巴謂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也○言禹廟在空山中於秋  
風落日之時荒庭則垂橘柚古屋則畫龍蛇而雲氣生壁及  
聞江聲因念禹功乘四載而疏鑿三巴賦而興也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  
淚莫覓主人思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沫曰蜀都賦三峽註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  
丈左右崖甚高謂之峽江水過其中雲根石也佛書有給孤  
獨園

笑嚴僕射歸櫬

素慢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  
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言嚴公之櫬舟載而歸故國且言母老尚無恙而士卒非昔  
比矣賦也夫蛟龍得雲雨則非池中物今云風送蛟龍雨言  
蛟龍化去而風雨送之也天長驃騎營言士卒戀其恩德如  
天之長也未哀其遺愛在後見公忠君養士之情比而賦也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旂暗，山雲滃<sub>々</sub>寒。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sub>々</sub>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前四句言旅夜在舟中書所見賦也。後四句言書懷，蓋自歎其功名不成而無倚著賦而比也。

懷舊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回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此公懷蘇源明言其友詛中情獨相親，那回喪亂之後，又有

死生之分，今也賤見明鏡而知老望白雲而興哀，自從斯人之沒，不復更論文矣。其懷舊之情為何如哉。賦也。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蕩而至。潺湲石間溜，汨<sub>々</sub>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髮鬣見滯穗。知蘇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趙曰：應璩與岑瑜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也。詩：漘漘滯穗。又曰：我公田遂及我私。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滿卷我屋上三重茅。飛度江灑江郊高者挂  
骨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  
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乾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傾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  
卧踏裏裂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  
眠長夜露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  
死亦足

碧溪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  
民也觀杜陵詩亦然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  
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  
心也○此詩先儒說者甚多○曰穿齧傳會不足據大抵杜公

曰茅屋爲秋風所破而作蓋言其實以紀之耳首言秋風吹  
破茆屋而茆之飛散如此其茆所可收拾而收拾得者又被  
群童偷抱而去呼索不得故歸來倚杖自歎而已未幾風定  
雲作漸向昏黑既夜而寢雨下屋漏自經喪亂以來眠睡固  
少今又長夜露濕何由到曉乃言安得廣厦千萬間以庇寒  
士風雨不動其安如山乎嗚呼苟得此則吾廬獨破受凍以  
死亦無憾矣賦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柱仰天高水路疑霜  
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宋曰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  
上天言夫出還月在月半也○首言見月思歸而以轉蓬攀桂



承之末四句形容月光之明賦也此詩始詠初出之月耳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  
曉蟾餘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題曰**

稍下猶銜皆言月也刁斗軍營中以警夜者張衡靈憲

云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  
為蟾餘○此詩蓋詠將落之月也其曰稍下猶銜氣沉輪側  
刁斗催曉蟾餘自傾及倚殘魄可見是言落月矣賦也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葉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  
裕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夢謂曰**

秋興賦御袷衣說文袷無絮衣也風俗記九日登高  
以禳災厄○首言九日采菊則人頻異而酒暫隨者其傷感

之意見於言外次言地偏則初衣裕山擁則更登危此雖宴  
樂然酣歌而淚欲垂者以萬國皆戎馬故爾賦也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壑東  
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  
粟琴瑟九枝柴門幽青草萋萋蓋枯死天驥跛足隨駘牛自古  
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公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  
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一  
生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夢弼曰青丘地名非洛陽之地斃牛蠻中牛也○此公自歎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奈何五陵豪貴反不若鄉里小兒之衣  
狐白裘賦蕪比也首言日月之邁如萬壑之東逝無少停留

是以增離憂賦也次自言住青丘雖飛書白帝管辦斗粟然  
琴瑟几杖柴門則幽雅賦也次言青草枯天驥跛足以隨蒼  
牛此聖賢薄命而惡少封侯比而賦也次言故國三年一得  
消息終南渭水悠々我思不能自已蓋我本五陵之豪貴今  
流離頓挫反不若鄉里小兒之衣狐白裘賦也未言生男但  
要努力則一生富貴傾邦國矣故曰勿愁父母少黃金即日  
天下風塵未息兒有督力何堪不得富貴乎賦也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掘盜賊爾誰尊孤石隱如  
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龍

洙曰涪萬峽中二郡名瞿唐為三峽之門巴東有灩澦石高  
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繞如馬言長江會衆水於一門而朝

宗于海故人共尊之至若盜賊則挾衆犯順誰其尊爾耶今  
瞿唐孤石如馬高蘿飲猿則波浪飛翻歸海若我則異乎是  
尚未可歸而此心何事欲速如奔流耶賦兼比也

浩々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即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  
閣聲驅灩澦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

趙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  
借也○言長江東流浩々不絕會衆水而歸海者猶萬國奉  
君之心也故其不讓細流而聲色迥異則霧雨之微未足辭  
也未句有誤字賦也

秦漢中上手札

國有亂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荆門峽險通舟  
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



玉息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  
不邨雪朝旁紫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世樂存悲秋宋玉宅失  
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傷黃昏  
大馬誠為懸狐狸不足論後容草奏罷宿音奉清醴

鶴曰漢中王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京作書報公而公復  
以此詩希曰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朱服玉饌唐制諸侯  
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邸以邸有朱戶以冬為入期也晉  
志紫微垣天子之所居也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間年最  
高漢河間獻王德脩禮樂被服儒術宋玉宅在歸州武陵源  
在鼎州曹子建表不勝犬馬懸主之情張綱傳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

### 石硯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山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  
餘其狀若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照物各盡墨多水遞  
隱見揮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以公頭上冠貞質未為賤當公  
賦佳句光得終清宴公含起草綏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  
汝隨補

平侍御者之硯也憲弼曰起草謂知制誥也漢官儀  
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脩可曰明初漢殿名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落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承聞房太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狐狸又客間孔明多故  
事竟崇班他日嘉陵淚仍露楚水還

房瑄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刺史廣德元年赴召道病  
卒於閬州時權瘞于彼後贈太尉陸渾山在伊洛間蜀志陳

壽與荀勗等之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晉謝  
安薨帝臨於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大傅及葬加殊禮依  
大司馬桓溫故事（師）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為朝廷  
典故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死後竟追贈褒崇之也蔡寬夫詩  
話云唐書房增傳上皇入蜀增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  
賀蘭進明以此譏之肅宗增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  
司空圖房大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况渠破膽頗註謂祿  
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增無能畫此  
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王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  
有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  
聞嘗位朝廷且脩史其言必自來夫增雖不見用而當時  
建言有關於利害豈可廢哉增乎史臣不能為一白之也賦

丹旆飛之日初傳發閬州風塵不解江漢忽同流劒動新身  
匣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

初聞房公旅櫬發閬州而丹旆飛揚其言風塵不解言亂未  
定而公忽與江漢同流而死夫三聯言雖死而書歸故國亦  
前詩第四句意末言盡哀知有處但恐我客死而休耳賦也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卧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故人憂見  
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題）雖別而俱不能淡所以成相忘也

近聞

近聞大戎遠道迤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靜隴山蕭



琴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閔中使似聞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魏**是年十月吐蕃及回紇入寇郭子儀敗之唐隴右道洮州是臨洮郡關內道鹽州是五原郡崆峒山占隴右岷州關內原州此皆指關隴而言夢符曰吐蕃蒲君長曰贊普先帝常和親以公主嫁贊普

遣使。

閔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後以帝里誰復揔戎機蜂虿終懷毒雷震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溫漢臣衣

**鶴**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藥葛羅合兵追吐蕃大破之於是回紇等入見贈資纒曾前後十萬疋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為可憤也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虿有毒况國

乎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言聞回紇將與郭子儀合兵追吐蕃大破之遂收京都今也論功尚猶未去其日收京之後揔戎者為誰耶且花門如蜂虿終懷毒心宜震雷霆之威以撲滅之勿令禁中之地再受汗辱斯可矣賦也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榮陽秀冒暑初有適名暇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僭攀接懸根木登頓入矢石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感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盈盤頗狼藉時雖屬喪亂事貴學員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取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入銀鉤森疎見矛戟倒屣喜



歸書地來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  
競借北風吹瘴癘肅老思散餘渚拂蕪葭寒嶠穿真蘿累此身  
伏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巒歎爾疲駑駘汗  
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  
翻入鳥道庶脫蹉跎厄

**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掌太子湯沐汛掃鋪陳之事**  
**榮陽鄭氏之郡史滑稽傳曰復易交錯一盤狼藉晉索靖論草**  
**書狀婉若銀鈎又書苑歐陽詢工行書森然如武庫矛戟蔡**  
**邕倒屣而迎王粲倒屣不上鞋踵也****宋曰後漢寇恂後光武**  
**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詩註鳥一名**  
**女蘿顏延年詩首路臨險難****續曰相馬經汗溝欲深長隄**  
**書大宛馬汗血**

### 寄裴施州

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鑪大鑪在東序冰壺玉  
衡縣清秋自後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弄有四岳明至  
理二十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  
回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鈎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  
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

**續曰裴冕以附李輔國貶施州刺史****續曰詩註鑪大鑪也**

書吳球河圖在東序文選清如玉壺冰書在璇璣玉衡四岳  
堯時官名漢宣帝曰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白鹽夔州  
山名○首四句言裴之人品洒落次四句言裴之政事自後  
相遇應宿昔一逢之句次四句言裴寄書贈裘末四句言寄  
書贈裘之使辭復命故再拜而謝其佳政亦私惠不歸德之



意且以應明至理真多憂等句末云將老已失子孫憂蓋獲  
來子孫得接才華之盛也才華盛亦以結首四句之意賦也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衛幕猶息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将錫跼戴慈親貴當如  
此尊榮薄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紙清朝燕  
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  
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如體體鵞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  
美畫麒麟

公自註陽城王衛伯玉也漢書註衛青征匈奴大克

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潘岳閑居賦太夫人乃  
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楚國先賢傳孟母至孝  
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人林中哀號笋為之生班姑曹大家

孟母三徙擇鄰左傳慶子教之以義方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易下楊朱  
淚難拾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俾宿誰門

宋曰楊朱泣路岐宋玉作招魂

將曉一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人常小  
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犯百蠻

夢弼曰地志夔州古巴石城鶴曰蜀使動無還蓋謂上元間

劔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寶應初劔南西川兵  
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是年劔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殺成都  
節度使鄭英也○首四句言夔州將曉之景物其第五六

句鶴說是矣為此垂老舟居而犯百蠻興而賦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濛濛薄霧落月去清波壯惜身名  
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言軍吏回官燭而舟人楚歌之時則寒沙落月矣亦言將曉  
之景物也其三聯則公自歎老壯之不偶倘歸朝而見用未  
審筋力之如何耳賦兼興也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  
家上瀨船未將梅菜驚愁眼更取樹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  
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趙曰百丈牽船筏上瀨一作上水明光殿名漢王商借明光  
殿起草作制誥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

來故後人以日邊為帝都○言今日春意動則雲安縣前之  
江為可憐矣何哉為有送書之鴈上瀨之船但不知其為何  
處誰家爾且未將梅蕊以驚愁心眼更取樹花以媚遠天蓋懷  
往時在朝此日明光殿草詔以為人所羨今也卧病於此何  
時得入朝耶賦也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務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  
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者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  
熳楚客唯聽棹相將

趙曰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邊  
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  
至作楚囚相對泣耶眾收淚而謝之漢司馬相如口吃而善



著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陵○此寫十二月一日雲安之景物且歎避亂而卧病姑待春花爛熳之時將適荆楚也

賦也

即看燕子入柴扉豈有黃鸝應翠微短之桃花臨水岸輕之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趙曰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燕子桃花之句何也義在末句所謂他日一杯難強進者也蓋逆道其事耳○言恐老去而所親所知相會不數準擬春米燕與鶯花柳之時以開懷抱不然則它日親知既逝雖一杯亦難強進矣更嗟筋力已衰而故山其相違不得見歎賦也

又雪

青崖露未消似此向日薄脉去入透冬熱鴛鴦

不知此地青崖露未消似此向日薄脉去入透冬熱鴛鴦

首言有雪而不積次言鴛鴦病豺虎驕以喻朝廷弱而盜賊橫也是以愁之深欲此入朝以江水東耳賦而此也

送三侍御往東川教生心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况復得宗近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地儻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

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一

馬



